

兼濟堂文集



兼濟堂文集目錄

卷之四

成我存百思草序

柳天木我詩序

黃瑟躬浪草詩序

吉石堂詩草序

朱山人詩草序

陳大孚詩序

鮑讓侯詩集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堵乾三詩草序

麗雪崖叢碧山堂詩草序

槐水輿頌序

劉岸先近草序

刪後詩序

漪園近詩序

錢葆芬詩序

渡江小詠序

陳子遜詩序



朱公艾越游草序

陸何異灌餘集序

吳星若詩草序

嶼舫友人贈荅詩序

我佚堂集序

周山岑詩序

周德培詩序

綺合集序

葛觀昌近詩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季翁弟南遊草序

季翁弟集唐詩序

辨若弟逸休居詩序

車中吟序

靈石吟序

雪後吟序

辨若弟泛舟吟序

嶼舫近草序

泛舟吟序

潮陽殉節輓詩序

遺詩碎金序

說杜序

披雲居初集序

南和吟序

金甕春弁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金甕春食言

南和吟序

披雲居初集序

說杜序

遺詩碎金序

潮陽殉節輓詩序

兼濟堂文集卷之四

嘉慶六年

雲樓藏本

栢鄉魏喬介貞菴著

男勳同較

存正成我存百思草序

嘉乎

余讀成子百思草掩卷太息者久之成子幼而孤其父君實公早年見背撫育成立皆大父上池公也觀詩中所誌上池公之心事亦亟苦矣然是時成子方垂髫苦未能盡知比長而學學而宦乃知之此所以愀然不能已於思思之而泣然以悲不自知其言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一

縱橫旁溢血與淚俱也先是崇禎乙亥丙子間天下之亂方始歷陽已被其禍中有隱君子如上池公者名位未嘗顯達剛烈不屈以身殉城使其當國家大任則弘演納肝延祖濺血我知其優為之也而卒以不遇悲哉上池公積德被難其陰隲所及乃徵於我存吾闕天下士多矣積學力行如我存者未數數見豈非得之家教哉觀其堂名二願教尚文清則其學有本原而非驚於組織浮華可知矣此我存之所以永言不匱可稱為豪傑之士也我存著書數種芟除

枝葉大小俱醇可傳後世茲集也自抒其悲痛之思  
非以爲文字觀美然天下之有祖父而得盡其孝養  
與祖父既逝而不得盡其孝養聞之可以風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二

與祖父俱醇而小於盡其孝養聞之可以風矣

非以爲文字觀美然天下之有祖父而得盡其孝養  
與祖父既逝而不得盡其孝養聞之可以風矣

柳天木我詩序

我詩者柳天木之所爲作也詩何以我名天木自名之也天木則何爲自以我詩名天木生於匡廬之足鄱湖之口橫嶺側峯噌嶒鏜鞳飽飫山水沉酣雲物無一點渣滓於胸中我之見久空矣其至京師遊國雍將以發抒所學不變素塞勿忘故我焉耳而屢躓棘闈泣玉荆山世竟無識我者於是天木以其所爲詩與文若干篇因文衣喬子以謁魏子魏子倒屣迎之天木曰知我也夫下榻數載紙窗竹屋螢火青燈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月之夕花之朝未嘗不有所吟吟則書之赫蹏以示曰我詩也或告之曰文猶詩詩猶文世之所尚蒼黃變色朝夕異狀子盍不隨俗俯仰變調取新而顧囂囂然曰我不爲我不爲天木曰我與我周旋久寧作我無論世習卽今之號爲學古者我知之矣唐之李杜王孟也明之何李王李也其人與骨俱已朽矣我何以其糟粕爲造化勞我以生逸我以老人將以我爲蠱背鼠肝耶我將自視爲夢幻泡影耶我日讀我書飲我酒招我一二友人肆志墳典之圃游心羲皇

以上倦則據槁梧入睡鄉求其在我者而已蓋不知  
天地萬物之有異於我我之有異於天地萬物也候  
時之蟲自鳴自己句之工拙又奚論焉魏子曰是其  
言有進於無我之義非僅以詩鳴者遂詮次其語而  
爲之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

古之氣

昔者復仇穰菴之學我輩以爲難言者其難言  
抑之異日自謂自中之一正則又奚論無駁于曰其其  
天賦高妙之旨異何辨與之旨異何辨天賦高妙之旨  
以上對復仇穰菴詩入韻聯末其旨辨春而曰益不厭

讀鄒衍之說而知四海之外更有大瀛海環之是謂  
天地之際然則中原之在天地如甌脫然古人以爲  
齊州九點煙而人生斯世如大海中一漚也此其間  
盈虛消息會幾何時而世人顧以榮枯哀樂亂其胸  
次也亦見笑於海若矣惟郡大夫瑟躬黃公少有俊  
才博覽緗帙常高吟古人之言曰丈夫擁書萬卷何  
假南面百城而尤寄吟咏於詩宦遊所至三湘七澤  
棲遲最久兩蒞恒陽自大江以北桑乾以南凡弔古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

興懷友朋宴享山水登臨美人香草之什浸浸乎錢  
劉元白之遺躅焉顧自命爲浪草者何大夫之言曰  
陸海波濤羣流滔漭談笑而輕波瀾故以是名浪也  
余則謂大夫有舟楫涉川之才而運以長年飛櫓之  
手乘風破浪遠追宗慤無難固非一郡牧所能畢其  
偉畧者然其明於盈虛消息而不以人世榮枯哀樂  
亂其胸次亦可見矣詩也而進於道公之所學誠未  
可一二測也公於吏治事無大小無不盡心幹理咄  
嗟而辨云言之下士民悅服顧淡於嗜好署後構一

小齋植襍樹花草日吟哦其中若不知有官者唐人  
劉長卿詩云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公之謂矣吾  
聞西域人泛海至粵東者云海上行數萬里齋三年  
糧所經島嶼滌洄泊舟而處雖颶風迅浪九天之雲  
盡垂四海之水皆立不懼也蓋有指南車焉以占斗  
極公其胸有指南斗極者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六

兼濟堂文集卷之四  
蓋垂四海之水皆立不懼也蓋有指南車焉以占斗  
極公其胸有指南斗極者耶  
好浪踏浪遊窮斯斯而後歸風及野夫天之雲  
聞西域人泛海至粵東者云海上行數萬里齋三年  
糧所經島嶼滌洄泊舟而處雖颶風迅浪九天之雲  
盡垂四海之水皆立不懼也蓋有指南車焉以占斗  
極公其胸有指南斗極者耶

吉石堂詩草序

詩者發抒性情之物也自虞廷賡歌以來作者億萬莫不以其性情摹擬於風雅之間而或有傳有不傳者非盡所遇有幸不幸也亦視其詣力之所至耳詣力沉摯性情發焉歌聲金石登於壇坫矣詩無楚風蓋當時太史不陳故無由采以登於經乃自屈靈均而後真窮曠遠宋玉景差之徒繼起揚鑣日以盛矣謂騷與詩有二乎哉余讀唐詩而愛孟襄陽皮日休也余讀明詩而愛袁中郎鍾伯敬也夫數子者亦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七

靈均之志也夫漢陽子其李子少習帖括兼諳韜鈴以爲天下方多事估畢之業未足以拯亂而救民黃石孫吳之書坐而言之起而可見之行余識之于乙未闈中知其文武兼長未知其能詩也辛亥之夏余過涿鹿囊韉來謁已而緩帶輕裘言及於詩滾滾若萬斛珠璣耀人心目旣而寄吉石堂草求叙余讀之深嘆其有騷人逸致所謂三湘七澤得其精華者乎雖然李子之才豈但可爲偏帥已耶昔梁之曹景宗於殿陛之間矢口爲詩競病險韻頃刻立成故稱名

將精神暇豫氣槩自爾沉雄也今李子之詩諸體俱  
備學優才裕詣力一至於此他日邊疆有事兜鍪握  
槊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令彼流連光景雕蟲腐儒  
咋舌變色則李子之功業余且於李子之性情徵之  
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八

和古雙魚限李千之四業余且於李子之詩諸體俱  
備學優才裕詣力一至於此他日邊疆有事兜鍪握  
槊上馬殺賊下馬草露布令彼流連光景雕蟲腐儒  
咋舌變色則李子之功業余且於李子之性情徵之  
矣

朱山人詩草序

或曰詩能窮人而歐陽子曰非詩之能窮人蓋詩必窮而後工也以余所聞遠不具論近如徐文長盧次楸謝茂秦之流皆以其超曠幽異之才抒爲激蕩秀發之什能使讀者悲憤流連而不能已豈非性情異俗爲布衣之雄者哉若夫委巷之子學製聲律取青婉白如無病而呻吟徒令人望而却走耳朱子生長吳門攬名勝遺跡以煙雲爲供養其畫法酷似北苑而填詞放逸宏麗得元人關馬鄭白之妙間復以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九

爲詩示余則又激蕩秀發無一切湊泊近人語余細詢其生平廼知其倜儻不羣爲豪有力者雀鼠中傷故渡江遨遊燕趙間宜其詩之工而不以窮汨其志也雖然詩之道甚大旣以性情異人爲世齟齬則當益發抒其才以繼文長次楸茂秦之後世必有如胡梅林王元美李于鱗諸公者起而表章之而余愧非其人也

余生乎好遇異人讀異書異書乃時時得覽之矣異人則未嘗數數見也蓋嘗於書而見古之異人焉或慷慨奮發捐生刎頸則俠而異或變姓易名赴山蹈海則隱而異或舖糟啜醴歌哭無端則狂而異或伏氣餐霞乘鸞跨鶴出有入無則仙佛而異當吾世而得一人焉可與之共坐百尺樓俯視一切矣然余每讀史至張騫奉使班超立功終軍請纓宗慤破浪則又未嘗不掀髯浮白擊碎唾壺以爲大丈夫生世當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十

如此耳二十年來每於朝市山林風塵擾攘傾蓋應對之際未嘗不留心物色也癸巳冬遇陳子大孚於晉邸詢其所自知爲浙人官於晉遭亂遂家焉與司馬衛台孫先生善偶來京師其年已長矣而視聽強健飲啖過於恒人心竊異之及與之談則自圖占象緯陰陽地理兵法屯務河渠漕政以至性命奧窔之旨人事情偽之變莫不批郢導窾言之娓娓動聽余則嘆以爲天下之異人也未幾

天子念遼陽係豐鎬重地擇賢者綏輯之下令曰能招

百人往者授以縣尹不數日而陳子得百人應募司農以聞

天子異之如前令陳子治裝數日過宣武門與余別酒酣登車毅然就道惟車一乘馬一匹僕一人書數卷而已遂與百人者出關而東衛聞石先生留其詩數帙付剗剗而命余爲之叙余與陳子談有日既得其所學非尋常之可測識今觀其以孑然之身蕭條旅舍朝夕饔飧且不給而號召百人得諸旬日伏劍遠左數千里之外不問妻子家事此其人爲何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十一

等也焉知異日者不建豎竒功與張班諸君子後先追逐乎此余所以讀其詩徘徊而不能已也若其詩之靈澹蒼秀在唐人中有似高達夫台孫先生叙之詳矣余不復贅叙其人之異而可傳者如此

嘗讀鮑明遠集而嘆其天才妙絕諸體俱備李杜諸公咸源本其氣局而採掇其芳藻六朝詩人未之能及也以顏延年之騰踔與康樂齊名而猶問優劣於明遠則其蘊藉宏遠可知近者海內爲詩無慮數千百家人人自以爲握靈蛇之珠而擅隋侯之璧或曰歷下太倉或曰信陽北地或曰初盛中晚輒以六朝爲不足道夫六朝宗漢魏唐人宗六朝者也豈可槩棄之以爲高哉鮑子讓侯晦跡錫山讀書有年一旦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七

渡長江過北固經齊魯之墟觀斗柄崆峒之野喟然歎曰壯哉此古人所以賦三都也擬授劄而未竟迺出其平日所爲心遠堂詩以請正於余余讀之而醉心焉蓋其盡洗鉛華獨抒至性如孟襄陽之澹遠如王摩詰之寂悟如岑嘉州之隄健如劉隨州之悲涼而又如明遠家法諸體俱備也嚴滄浪云詩有妙悟非關理也若讓侯者其從悟後而得之乎悟者之於詩譬如畫龍點睛其餘鱗甲都無用處彼區區有意摹古者其于古人愈遠而愈失之矣

堵乾三詩草序

文不遊不能奇詩不遊亦不能奇何者人雖有思有懷亦必以山水之氣突兀激蕩之而後筆墨間具風雨爭飛雲霞倏變之態不然坐守窮廬中雖取兩漢六朝三唐詩吟唔摹擬終是優孟衣冠全無生動處若堵子乾三江左俊士也以清白吏子孫幾不能舉火於是渡楊子走歷下登岱嶽過薊丘棲息鄒南館舍晉陽凡古之豪傑旣歿而不可作者皆悲歌憑弔感慨徘徊不能去而其嶽崎磊落骯髒不平之氣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一發洩之于詩余嘗與之杯酒夜談叩其所學浩浩乎其不可窮也而於世務民生又皆洞見本末凡所指陳條分縷悉倚馬可待信乎其爲通才而非蓼蟲齷齪者之可及矣顧乾三不樂爲舉子業惟好讀古人書與古人詩以是去富貴日遠於貧賤日親至於饑寒逆旅終不以彼易此也始出於性情之所癖乎嗟乎馬周火色鳶肩遇常何而發跡爲相胡旦不足於呂文穆公一激之次榜果中首選士貴自奮耳何常之有吾誠不願乾三之以詩人自許亦不願讀乾

三之詩者僅目之爲詩人而已也天人治安之策敷  
奏金華殿中當宁鋒車召見曰生安在何相見之晚  
當必有日矣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十四

兼濟堂文集

本全集卷中當宁鋒車召見曰生安在何相見之晚  
當必有日矣

哭龐雪崖叢碧山堂詩草序

詩以道性情人皆知之然非性情之獨至者不能爲  
卽爲之而味如嚼蠟不三四章輒欠伸欲睡則亦何  
以吟咏爲也遠不具論歷下竟陵其人與骨皆已朽  
矣紛紛聚訟左右袒奚益不如向川行石立鳥啼花  
笑中自得真趣耳近日惟吳梅村楊猶龍卓然自成  
一家言而不意廣陵散之遂絕也兒輩自都中旋得  
一卷詩乃任丘龐子叢碧山堂集諸體俱備掉臂獨  
行初讀之如入武陵桃源鷄犬桑麻另有世界再讀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

之如伯牙學琴於成連精神寂寞海水汨沒山林宵  
冥也忽而奇峯插天忽而煙雲萬狀忽如飛仙劍客  
忽如莊女靜士大約性情沈澹於有字之書無不讀  
而尤篤厚友誼一篇之中三致意焉讀至哭蔣虎臣  
太史書金侍御殉難詩余不禁泣下沾衣矣或謂此  
集哀怨高涼之意多近於中晚未若開元大曆之冠  
裳佩玉也雖然余前已言之矣人不自適其性情卽  
規規焉開元大曆土木偶人耳雪崖之詩歌也有思  
哭也有懷前不見古人後不見來者不學仙而具有

仙骨不參禪而可爲禪伯忠孝之氣溢於篇什之外  
蓋不以摹擬爲工而意之所至直抒其所欲言此其  
所以可傳也而豈刻劃湊泊者之所能及也歟嗚呼  
余於此如見猶龍風範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六

余以此卷見兼濟堂文集

兼濟堂文集卷之四

兼濟堂文集卷之四

兼濟堂文集卷之四

槐水輿頌序

嘗讀漢書循吏傳所稱王成黃霸朱邑龔遂鄭弘召  
信臣等所居民富所去見思以爲廩廩庶幾德讓君  
子之遺風矣夫爲宰之道聖門猶以爲難故必通于  
世務明習文法以經術潤飾吏事然後能勝其任也  
迨于後世吏治日偷或工於侵漁武健嚴酷或修飾  
厨傳以邀名譽循卓之聲百不一聞焉豈習俗之移  
人哉抑學道愛人所以裕之者無其本故也栢邑衝  
劇素稱難治考之邑志宋有侯蒙明有張延庭稱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七

循吏邑民祀之久而不忘而今邑侯萊山章公與之  
並配而爲三也邑侯之善政種種不可更僕數其大  
者在勸農息訟修學教士嚴保甲緝逃人濬城隍建  
橋梁除火耗絕苞苴丁未之歲捕逐蝗蝻有昌黎潮  
陽驅鱷之力戊申之年呼籲水災有道州春陵持節  
之情至于請蠲請助一之不已而至於再再之不已  
而至于三其至誠惻怛之衷真足以感天地格鬼神  
是以蝗越境而畢捕水及城而不沒俾惇獨哀哀起  
死肉骨無告而復有告也里之親友告余者重趸累

至曰幸公居綸扉之地以進賢爲職邑有賢父母如此而可無言以紀其實乎余始而謝之曰子之言信然矣顧予亦栢之人也或疑余之阿其所好則何如旣而又思之人惟有所私于已也故疑世之不公若本無所私我自不疑何虞人之疑且蔽賢者不祥將何以對吾邑之蒸黎髦士而播德讓君子之風於天下與爰爲詩以述其豈弟樂只之意而一時邑士人君子暨鄰封諸士人君子不約而孚者爲詩百有餘篇以誌輿人之頌爲他日遺愛尸祝之嚆矢云

秉濟堂文集

卷之四

六

至曰幸公居綸扉之地以進賢爲職邑有賢父母如此而可無言以紀其實乎余始而謝之曰子之言信然矣顧予亦栢之人也或疑余之阿其所好則何如旣而又思之人惟有所私于已也故疑世之不公若本無所私我自不疑何虞人之疑且蔽賢者不祥將何以對吾邑之蒸黎髦士而播德讓君子之風於天下與爰爲詩以述其豈弟樂只之意而一時邑士人君子暨鄰封諸士人君子不約而孚者爲詩百有餘篇以誌輿人之頌爲他日遺愛尸祝之嚆矢云

劉岸先近草序

余讀何大復先生集而知其才之迥絕也王浚川謂其爲精氣所鍾造化靈秘之文王弼州稱其文霞淪漪緒飈搖曳春華徐發如淺彌深知言哉其與北地李崆峒並長詞壇宜也顧二百年來生其地者鮮能嗣徽蓋其材質之敏秀瑰麗洵難及乎乃今于岸先劉子之詩而不禁高望而遠志焉余之知劉子也以闡牘其丰神澹宕義蘊宏深望而知其爲名士矣未稔其能詩也迨岸先筮仕廣宗路出鄗南而以詩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九

投矣其述懷諸作是也過五城陌而以斬石詩見投矣旣而以喜雪排律詩見和矣歲辛酉乃以所刻集見貽索余序之余竊以岸先之詩其得於天者優其發乎趣也遠不尚乎排偶聲律之迹不事乎鉛華繁縟之詞而自有嫺然之致超然之解其殆源於風雅達於正變出於聲色香味之外而繼大復先生之芳躅者歟今之人有言曰一行作吏此事都廢是蓋爲專尚簿書敲朴者解嘲耳若真正詩人卽真正良吏判斷詆牒之暇必不廢我嘯歌讀岸先雨後郊行觀

稼之作則知與其邑之父老子弟肫肫藹藹不啻家  
人父子而其民親而悅之所云學道愛人亶其然乎  
豈但工於吟咏而已耶蓋由神氣閒靜一切嗜慾不  
以撓其心故能如此其氣體之高雋殆未易及也已  
余健戶已久而海內藝苑執牛耳者時惠好音故凡  
案間燦然奪目夫隋珠和璧見者知愛試以茲集質  
之諸君子當有以知余言之非阿所好也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之語甚于首言以明其旨之共阿所好也

案間燦然奪目夫隋珠和璧見者知愛試以茲集質

之諸君子當有以知余言之非阿所好也

豈但工於吟咏而已耶蓋由神氣閒靜一切嗜慾不

以撓其心故能如此其氣體之高雋殆未易及也已

余健戶已久而海內藝苑執牛耳者時惠好音故凡

案間燦然奪目夫隋珠和璧見者知愛試以茲集質

曰刪後詩序兼選而求其佳者歸之曰刪後詩  
詩以言志蓋自唐虞而已然矣而三千篇之詩聖人  
刪之爲三百遂爲萬世不易之經宋人云刪後無詩  
豈真無詩哉漢魏以來其蘊藉雋永者不可勝數矣  
特以無聖人刪之遂不能紹繼風雅爾自古風變爲  
近體而綺麗始不足珍然如唐之李杜明之何李膺  
炙人口殆非虛也近代歷下竟陵論詩之指各別識  
者交譏要之溫厚和平此道自在人心學士大夫登  
高作賦遇物能銘其足供翰軒之采者正不乏耳南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州景呂丁公夙負異才其于書無所不窺而饜飮漢  
魏枕藉三唐久困公車遨遊南北凡歷覽山川投分  
蘭蒨寒暑之變態風雨之晦明一切可喜可愕可悲  
可啼之狀足以發其幽思抒其逸致者無不寓之於  
詩而其詩遂自足千古其與今之名流如錢牧齋黎  
左巖熊雪堂嚴灝亭王貽上施愚山李石臺諸名公  
顧彥分幟藝苑流譽鷄林真不啻和璧隋珠矣余林  
居已久景呂縮綬鹿泉江南鄧元昭庶常走字寄聲  
曰此文學政事兼優而尤長於什韻者也治鹿泉之

初適值旱災催科中行以撫字整頓寓以緩和流亡  
復業諸務畢舉乃哀集其生平之作問序於余余讀  
之見其風期道上意氣溢涌藻思綺合古致雲流自  
有一種空秀淡翠不可掩抑之色撲人眉宇又何竟  
陵歷下之拘拘乎夫今之縣令古之諸侯也奢儉貞  
淫各視其所尚以爲趨景呂之詩曰彫殘物力須休  
養廣大

皇恩實奉行觀斯聯也所以治其邑者可知矣奉  
朝廷德意以與百姓相煦煦卽禮樂可興教化可成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十一

豈但燦燦道州如少陵所嘆吟而已哉鹿泉山邑也  
爲秦晉之要衝有雒伯雪峯諸君子在焉倡予和汝  
匪朝伊夕落日無王事青山在縣門鞅掌簿書不足  
以爲景呂難也海內又安元元被潤澤而大豐美  
聖天子方且金聲玉振導揚宣洩叶爲歌詩以繼咸英  
韶濩之盛景呂之膺徵召而入臺閣應詔陳詩行且  
有日吾於是集卜之矣

漪園近詩序

近時燕趙間多詩人其在邢洛之間者楊猶龍申晷  
盟殷伯岩爲最著數年來余復得茗柯周子周子之  
人蕭然澹遠其所處最爲困約而一觴一咏陶陶兀  
兀蓋古之所謂達者歟往歲踏雨搖青菓添燈留故  
人之句一時長安識者咸願識面卜鄰旣而下第歸  
里其學益進其詩亦益曠今春李又吉來寄余一帙  
讀之溫潤清脫唐人中項斯馬戴可以伯仲其與猶  
龍諸君並雄長藝苑可也嗟乎余少有馬少游之志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常欲跨蹇叢臺漳水間與諸君子讀書飲酒以畢餘  
年不意仕宦遂膺重荷然此志終弗敢忘茗柯與余  
廬舍咫尺相依他日篝燈夜話以商其生平之所得  
者又不止於詩之一端而已也

天益古之遺蹟對香林寺觀雨澆青菓添燈留故

人蕭然澹遠其所處最爲困約而一觴一咏陶陶兀

兀蓋古之所謂達者歟往歲踏雨搖青菓添燈留故

人之句一時長安識者咸願識面卜鄰旣而下第歸

錢保芬詩序

吾聞之東萊先生云鳥鳴於春重鳴於秋匹夫匹婦  
懽悲勞佚喜怒舒慘動於天機不能已而自泄其鳴  
於詩謠歌詠之間又曰羈臣賤妾之辭與堯舜禹湯  
文武之格言大訓並列而無所輕重非可格以義例  
而局以訓詁善哉其言詩也後世之言詩者吾惑焉  
妻清哀怨而已矣不則板腐庸陋而已矣不則聲韻  
氣格而已矣自六朝以迨宋明不出此三者其於詩  
之蘊藉皆未有當也近日惟雲間諸子善言詩而錢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子葆芬則清真和雅得三百篇之遺意不專師法一  
家諸體之妙各極其至蓋幼居燕都與劉鍾宛昆玉  
十年下幄其學無所不窺而發之於詩其一端也余  
知葆芬有年矣望之以梧掖蘭臺金馬玉堂不但期  
之爲詩人而詩之蘊藉如此固名臣之先資也願頌  
東萊先生之言而愈廣之

詩以道性情而山林人之性情與廊廟人之性情亦微有異如孟浩然孟東野林和靖魏仲先謝四溟徐文長此山林人之性情也而其詩高寄霞表超然物外無一點煙火氣不作富貴紛華態亦其自處者然耳近日河朔山林隱士以詩名者首推申晁盟晁盟固余性命友也聯和諸篇載之集中其歿也余爲作傳以示不朽世或稱晁盟以爲浩然和靖也而晁盟之友秋水趙子亦與余善蓋三十年矣岸然自命不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

事家人生產沈酣李杜寢食三唐其所作平曠高遠絕去町畦巉崕若不求勝於人者而蕭然冲適自有不可扳躋之處譬如國色天香非以粉黛爲工薰襲爲妍而珊珊其來遺世獨立矣譬如武陵桃源沿溪踏沙逶迤而入忽見水綠霞紅峽口天開別有世界矣生平刻燭拈鬚各體俱備渡江小詠其一種也價重鷄林所至之處人爭倒屣而與筠湄楊公尤相契忘言日以風雅自相切劘風氣道上蓋不必窺全豹而已見其一斑也秋水將赴晉陽過汾水入雲中陟

雁門弔古興懷縱其游履歸而示我其磊落英多又  
不知其何如也雖然秋水與聞大道從事根本之學  
得紫陽之意讀其省心吟則知之矣寧第以詩名家  
而已哉余故爲樂而序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而曰斯余好風樂而序之  
發紫陽之意讀其省心吟則知之矣寧第以詩名家  
而已哉余故爲樂而序之  
雁門弔古興懷縱其游履歸而示我其磊落英多又

陳子遜詩序

夫靡麗之言易工而深靜之致難遇放逸之度多姿而平直之理多拙文固宜爾詩亦云然昔六朝綺縟專事華采識者鄙爲雕篆唐代清真文質兼茂星羅鱗躍炳焉煥焉宋人尚理以之爲詩拘於墟矣求其兼美無憾非通才不能也若子遜之詩殆彬彬乎大雅之儔矣子遜經術士也湛心六藝之圃咀味百家之芳固已窺聖賢之奧窔而探性命之苞會矣初非專意於聲韻者乃出其緒餘爲之爲之而無弗佳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七

感時憂國則似少陵也噴薄莽蕩則似青蓮也而其高懷澄徹一物不掛於胸中則又有韋蘇州之澹遠皮從事之遐曠宋人之沾沾取青媿白者不足比擬也已豈非有深靜之致而無平直之拙者乎子遜稷然自命不欲爭名於詞壇其爲詩也聊以自怡悅焉而已然不求其工而詩自工無意於名而名自至海內風雅之士遜心頰首豈爲過歟子遜生長四明學道有年溟渤萬里瀉其懷抱扶桑千丈貯其蟠固蛟門虎蹲珠巖日映宜其詩之境界迥異於世之雕篆

者流也子遜學日以邵卽詩日以進今歸而寧親他  
日取奚囊所得觴我於煙月清流之間則予將青鞵  
布襪持紫玉桃竹之杖以從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六

朱公艾越游草序

詩至今日而盛矣然歷下竟陵左右袒者紛紛訖無定論則亦未免寄人籬下而不能自見其性情也大約別才別趣之說固爲知言然非多讀書則其識不高而懷不曠識不高懷不曠縱嘔盡滿腔血終是酸餽氣耳余自歸里以來棧戶却掃久不言詩間有好事者載酒問字則隨手批閱未必聞絃賞音也而遠方菰蘆中顧有不我遐棄而負笈從游者嘉善朱子公艾落落不羈生平好讀異書踰江淮渡大河過大

繼放翁鐵崖文長而與之並傳也無疑矣公艾善藏  
其用不輕示人惟姑蘇錢宮聲與之洽余二十年前  
舊交也試以此質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書史世所共知實之

其風不替示人辨故蘇錢宮聲與之洽余二十年前  
辨效徐翰筆文具而與之並翰也無疑矣公艾善藏

陸何異灌餘集序

天下大矣菰蘆之中往往有人而能識者或寡直尋常視之耳古之人或隱于卜肆或隱於牛儉甚而不欲留姓字於人間其意亦可悲矣至於單詞隻義偶而流傳如鴻雪雲影動有心者之懷慕良深也余向在京師常覽天下風雅之章數十萬言採其雋永者付之剞劂名遡洄集凡策名通籍者固多彙錄其於山林之士尤惓惓留意焉懸車以來聲銷響寂焚香靜坐不復作唱酬故態而海內詩人猶時有惠我好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音者則亦拜而讀之如陸子何異之灌餘集是也夫其寄託高遠俯視一切五岳隱然在其胸中不欲作人世紙上已有之語觀其趨向惟有一晉處士彼曹劉沈謝綺靡金粉之習詎足以辱其筆端哉洵可謂高士之詩也已至於詩餘亦復質樸澹宕如虬松古柏黛色參天霜皮溜雨又一奇也余特表其所撰以傳之于世不禁神往於金粟紫雲之間矣

吳星若詩草序

余每讀舊紀如章楓山羅整菴諸先生澹然於富貴功名場中未嘗不高山仰之是以決意縣車也顧林下必有日課以優游永日辛亥歸來二三年內常有吟咏自乙丙以來溫經而已閩中魏子惟度數以所選補石倉見投其中有吳子炯如一帙清真澹遠不事鉛華自然近於風雅豈濯鳧於水壺而飄飄然遺世獨立者耶夏日酷暑箕踞袒裼忽聞剝啄聲闔者以名紙入則吳子星若也倒屣迎之見其丰姿瀟灑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居然南州高士喟然嘆曰有其人固宜有其詩今天下營營逐逐蝸角蠅頭以爭於名韁利鎖間者不問山水也不問朋友也又遑問風雅哉吳子星若與魏子惟度足跡半天下所至山川增色往者下帷漆園今又僑居大梁朝夕持三寸不律從事于鉛槧聲律高下取舍筆則筆削則削其意欲使當代文人不致淹沒而無所表見於後世此必大有所蓄積于胸中非偶然而已也吳子將渡滹沱歷上谷登燕臺過薊丘尋碣石之舊宮弔漸離之遺跡與賢士大夫唱予

和汝拈鬮分韻賡揚

國家典章制作之休爲楊雄班固之賦爲馬遷韓愈  
之文將見上林三都諸作不足專美於前而海內知  
吳子者於山林清曠之外快覩其壯偉宏麗之章也  
已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嶼舫友人贈答詩序

憶甲午乙未之間值

世祖章皇帝褒重儒術每以詩賦考校詞林大獵南苑

命諸侍從之臣分題賦詩於時謏劣如介亦得頌揚  
盛美載諸歌咏又命序述楞嚴等經付之黎棗頒布  
梵宮迄今追述惘若隔世事也昔宋蘇軾爲翰林學  
士常宿禁中召見便殿太皇太后語之曰先帝每誦  
卿文章必嘆曰奇才奇才但未及進用卿耳軾不覺  
哭失聲介受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世祖皇帝之恩亦以文章見知久任御史大夫中遭讒謗

離炤眷注始終不衰其學不如軾而其遇則過之自  
鼎湖升遐以來痛慕無窮爰作輓章此後鮮復屬草  
蓋感

先帝之殊遇時切攀髯泣弓之思無唱嘆淫佚之意也乃

十年以來友人贈答多清揚邂逅之什木桃瓊玖之  
章存之巾箱罔敢遺棄因彙而附于拙集之末俾好  
事者讀之謂當吾世而知我者尚有其人無虞翻青  
蠅之嘆趙岐圓石之悲其亦流連而不能去乎故詳

其里籍列其姓氏彬彬大雅其致一也

曰子方玉幼而精學得吾邑先達畢業真傳其時世

地方寧欲大有所建豈廼丁卯之秋僅以乙卷得錄

以後兵荒漸至士不復知有學而自予躬耕南郊有

琴歌風之致迨甲申乙酉以後遂放浪山水間西

山晉豫南而大江左右無弗遊覽者蓋與學字業而

心於息影清園

於詩而

情猶然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五

湖中題以

年以來友人贈答多藉揚避之有亦

地里餘風其披乃淋淋大垂其燈一必龍去乎故

我佚堂集序

白子方玉幼而積學得吾邑先達舉業真傳其時世  
運方亨欲大有所建豎廼丁卯之秋僅以乙卷得錄  
其後兵荒洊至士不復知有學而白子躬耕南郭有  
彈琴歌風之致迨甲申乙酉以後遂放浪山水間西  
而晉豫南而大江左右無弗遊覽者蓋棄舉子業而  
甘心於息影岩阿矣其塊壘無聊一往深情往往寓  
之於詩而又不拘拘雕琢習於綺麗每有吟咏自適  
性情澹然無求之言積久成帙白子亦不欲舉以示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人余曰君子疾沒世而名不稱學旣成而文章淹沒  
亦吾黨之恥也乃取而訂正之得其雅馴者共一百  
七十首自名之曰我佚堂集嗟乎造化勞我以生佚  
我以老凡今之人皆聽勞佚於造化者也惟知真我  
焉則可以自佚而不受制於造化白子其知道者哉  
夫唯知道而後可以言詩

周山岑詩草序

余生平不解畫讀王弼州陳眉公諸家集見其推轂董北苑黃大癡以爲畫家龍象然真蹟未嘗多觀也宦京都二十餘載所見者大抵趙子昂文衡山沈石田董思白爲多而真贗亦相半矣往時讀中秘書

賜有秘閣宋元舊畫十餘軸其中筆意超然物外信天家收藏與凡筆迥異近交浙之周子山岑其畫之所請直入古人與室余故知其胸中別有丘壑而寓之於畫者旣乃自述其生平多憂患困頓之境坎坷歷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七

落然後息心靜慮以其餘閒寄之爲詩兵燹之後又多散失僅存廢書篋中一二帙耳今老矣名心盡冷其敢以此爭馳壇坫乎因錄以示余余見其自抒性情不爲依傍語間發奇句則多不經人道者其昔人所稱窮而益工者與會山岑將赴江陰復爲余作畫咏詩誌別余乃述其生平大意以叙之意者吳越諸公讀山岑之詩並求山岑之畫則古人筆意尚在青山瀑布煙雲縹緲間而詩中之畫畫中之詩庶幾乎於今日復觀之

周德培詩序

詩以自道其性情耳若必悉心於步趨彷彿則生氣索然故歷下之敲金戛玉終不若公安之任真獨往也余昔年選詩雖兼尚體格而必以性情爲本邇來遺落世事不復向漢魏三唐間探討咀味會周子德培守備邢襄因茗柯以詩見余讀之爽然有異蓋不但無躍馬揮戈之色而山林秀逸之致時躍躍從行間叠見是不必言氣格而氣格在若察其性情則性情更自此遠矣今德培遷毘陵遊擊將軍將行而問

乘濟堂文集

卷之四

庚

序於余夫江浙自古多詩人而今尤爲才藪盟長詞壇海內推重者屈指難計爲我述而告曰如周子者可與言詩矣行當挾之把臂入林復奚疑

或齋出書不貲向覽歷三載間熟情期熟會固乎  
此余昔年選詩雖兼尚體格而必以性情爲本邇來  
遺落世事不復向漢魏三唐間探討咀味會周子  
德培守備邢襄因茗柯以詩見余讀之爽然有異蓋不  
但無躍馬揮戈之色而山林秀逸之致時躍躍從行  
間叠見是不必言氣格而氣格在若察其性情則性情  
更自此遠矣今德培遷毘陵遊擊將軍將行而問

綺合集序

向者蘭陵許使君出都時告余曰家有兒能詩惜未得奉教於先生也余曰唯唯余固非知詩者然好讀古今之詩以是爲古今人才與情之所以自見也且以使君之高才能文章出其緒餘於以潤色吏治其玉樹之森於謝庭者優龍劣虎何疑旣而申子鳧盟寄綺合集來讀之秀色可餐若覩彩霞天半作而嘆曰江文通庾子山之流亞也今之爲詩者守其一家之言人步亦步人趨亦趨取青媲白鉢目劒精究竟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無一驚人之語猶然竊叔敖衣冠以自負於作者之壇此正李太白所謂金椎控口中之珠者也良可悲矣今集中諸詩有情而不自抑其情有才而不自飾其才天之所動妙義呈露巫山滄海傳其錦繡之心渭樹江雲抒其離索之感至於熙熙含和默默任真又以爲進乎道矣夫古之真詩未有不出於道者而不沾沾以道逞此文人所以善用其才與情也然則觀許子之詩者當先從許子之才與情求之矣

葛覲昌近詩序

葛子覲昌以庚戌就禮部試余與龔芝麓先生閱其  
闈牘愛其神駿瑰瑋拔置第三及放榜乃知爲蔣虎  
臣及門士也西江文尚氣骨葛子文峻峭蒼然斑駁  
之色一時名滿長安旣又以近詩示余無一語輕落  
筆者可謂苦心於學矣夫詩之可傳在其神骨之曠  
遠不在於辭色之藻麗也若以山林之士而強作臺  
閣之語失其本質矣今葛子直吐性情皎潔自好高  
風遠致尤多兼葭白露之思所謂秋水爲神玉爲骨  
者耶昔東野苦吟於瀨水閨僊沉思於驢背語不猶  
人良以寄託遙深耳葛子之詩毋乃類是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

季翁弟南游草序  
嗟乎哉且亭之猶龍合肥之芝麓廣平之鳧盟年來  
俱已凋謝海內故友屈指無幾余尚忍言詩哉故每  
遇風花雪月之辰人以樂而我以悲人以歌而我以  
泣也則其所懷可知矣家仲容自江南起北闈試挈  
其尊人季翁詩一卷示余曰南游草也夫季翁之官  
於南也久矣以邑庠名士改習韜鈴遂中武甲抱孫  
吳韓白之奇可以登壇授鉞而數奇如李廣運蹇若  
馮唐十載輓運漕司留中瀟灑無嘆老嗟卑之色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

與江南諸名宿若鄧元昭紀伯紫謝遠村諸君子徘徊石頭故城登鳳凰古臺劃然長嘯望長江萬里波濤洶湧出日八月浩浩落落有古人不見我之恨諸君子亦樂與把臂入林以爲非刀環上人也今其詩具在或有似杜少陵者或有似王摩詰者又或有似李義山杜牧之及明之徐文長謝茂秦者總以自適其性情而不屑拾人剩語以是而點綴江山流連景物進比於古登高作賦遇物能銘之列豈有愧乎噫余老矣邇年以來不特不喜見名利人卽談禪之衲

子鍊氣之羽客皆不與交一言以其多僞而失真也  
而獨喜見人詩喜讀人詩今讀季翁弟詩炎暑中頓  
如一劑清涼散豈不以其真乎雖無老成人尚有典  
型且將化悲而爲樂變泣而爲歌也何其移我情哉  
遂書而爲之序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

聖且操分悲而爲樂變泣而爲歌也何其移我情哉  
遂書而爲之序

季翁弟集唐詩序

余生平作詩不喜雕琢率而爲之聊以自適已意而已至於唐人之詩不能集亦不暇集也江南有名士謝遠村者與大兒勦相契寄有集唐二紙讀而悅之真絕妙好辭也季翁弟自金陵歸里示余以所集唐詩生瑜生亮居然遠村之勦敵哉大約集詩之妙若已有之不啻若自其口出絕不似出諸古人即使古人見之不自意其妙至此即使衆古人見之儼如一堂倡和亦不自意其妙至於此也如天衣之無縫如玉環之莫解如夜光之在握如天球之陳序又如夏雲之變幻而多奇岫如秋水之漣漪而成波紋此詩之正法眼藏入三昧不可思議者即謂之季翁新詩也可

秉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辨若弟逸休居詩序

逸休居詩者吾弟辨若之所爲作也自余先世以來莫不喜爲詩及予又好言詩然世人之所爲詩皆不好也獨好言風雅於唐人推尊少陵氏明人推尊獻吉氏力排靡綺之習追復淳古之風雖自知孱弱不足以勝然振迅以竣不敢懈矣辨若之言詩也以自然爲宗而不取夫模彷彿所吟咏皆抒寫其心得之言也然辨若困於帖括之業二十餘年至辛丑而始登金閨籍其著爲詩皆佔畢之餘暇耳乃矯然獨立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

不隨俗沿飾已如此妙義蘊藉詞旨慨慷蔚如也澹如也今銓選未及閉門視書常數月不出考國家制度之沿革究聖賢性命之淵源學既至矣志亦至焉志旣宏矣詩將鬯焉余又焉能測其量之所際耶趙儕鶴先生不云乎詩之道大至妙出於自然歸于大雅乃足觀也唐人鄭谷詩云此身若不知風雅孤宦如何作近臣是其言皆有深味辨若行將膺教養之寄作耳目之司矣涵泳性情中正和平左之右之無不宜之吾且持此觀辨若釋褐以後之詩

車中吟序

丙午之初請告旋里夜值大雨及晨而晴脂我征車  
戒我行李殘雲歸岫溪水新添玉笋綺筵掩映招提  
古寺金樽檀板徘徊梓澤名園一泓北遶派出渾源  
之州千丈橋橫高勝灞陵之岸驪駒旣唱愁聞班馬  
嘶風楊柳猶青又見渭城度曲綠波碧色望南浦而  
心傷楓葉蘆花夢梁州而腸斷旣而星輶遙發好友  
竚立於河干玉勒爰馳佳客凝眸於道左彼其之子  
歌清揚邂逅之章君子如何賦天末涼風之句若乃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五

版泉旣涉臨易水之蕭蕭恒嶽惟巖過鄱南之蕩蕩  
喜人民尚在城郭依然嗟鬢髮將衰鄉音無改託諸  
吟諷雖無謝眺驚人敬此維桑不忘萬石數馬奈王  
程之已迫知墨突之難黔掇其燮下餘音留爲車中  
碎語

靈石吟序

槐水之上有古鄣城其南七里官路砥平巨石四段  
截然分形耳目具備頭盧崢嶸血痕尚在肢體不明  
長楊古道遺廟歆傾巖巖剝落狐兔縱橫山僧告余  
曰此漢光武所斬石人也因傳光武倉皇迷路二人  
偶語詢之不應遂立斬之余唯唯俯視訝其狀貌之  
異而憫其官骸之缺不覺喟然發嘆曰嗟乎石人爾  
胡爲乎來哉石而爲人事之變也宜正兩觀之誅人  
復爲石理之常也乃復五行之故昔有文人褚宦曾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六

作靈石之賦旣膾炙于當年維余二三友昆皆有石  
人之說亦推敲于今日或持儒者之論謂理之所必  
無或沿符讖之文謂事之所必有夫飛將射虎飲羽  
而傳少婦懷春登山而化若此龐然大物重過千鈞  
非鬼輪神運不能雕琢其形容豈斷梗枯蓬所可彷彿  
其體勢若謂事之所必有則雲根斲斷未聞磬咳之  
音鐘磬聲鴻非出翁仲之口若謂理之所必無則魚  
白鳥赤何以著於蒼姬嫗哭雲居何以紀於炎漢  
意者山魃野魅數盡鏤鄒之鋒抑金盃玉衣幻作黎

丘之狀如是則捐軀陌路碧血媿衰弘之忠殞命黃  
沙浣衣同嵇紹之意晨征暮宿常來馬首之沉思奇  
話新聞永作齊諧之疑案爾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七



請激開永作齊諧之疑案爾

且之未成其傾辭顯則領錢血誠其足之忠歟命黃

雪後吟序

丙午九月余以請告歸里菊英方吐楓葉滿山雁唳  
囀而南游草濛濛其欲萎惟是雕輪初解勞塵未息  
親友沓至飲食若流雖情話可懷而意興未恬也旣  
而登龍攀栢泫然流涕懷風木之悲抱馬鬣之痛生  
前華屋零落山阿賢愚同悲埋玉黃土百年限至誰  
能免此於是攜諸昆弟辨若涵一暨老友李黃之過  
城南臨泝水登高阜望堯峯萬點蒼翠度斜日而飛  
來一瀉平原屯白雲而不去况水淹孤村時有漁歌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八

畫艇煙環野寺忽聞衲子梵聲趺坐驚心萬慮俱泯  
于十月二十六日初雨虛霖變而爲雪瓊瑤亂墜珠  
玉齊飄竹幹冷而裝綿桐梗枯而添絮紅萼已歛乃  
見滿地楊花白兔久沉又疑半床明月詰朝旭日霞  
彩澄開屏翳彙奔樹杪不動脂我小車策我良驥面  
對高城布席槐浦坐列無序笙簧闐如犧尊不具殺  
菜而已新釀初熟苾茗在握平頭滿酌飲至三觴李  
子喟然嘆曰對高人遇美景聞所未聞雖一時之樂  
事其百年之佳話也乎余厭覩牛山之淚快詠北風

之詩聞李子之言始愀然既而怡然也乃爲序而繼  
之以詩河漢踈雨滴梧桐舉座訝其清絕四更山吐  
月殘夜水明樓識者於其慧想昔人謂詩有別才別  
解豈盡然也

萊濟堂文集

卷之四

四九



某而已新釀初熟其茗在握平頭滿酌飲至三觴李  
子以精嘆曰對高人遇美景聞所未聞雖一時之樂  
亦積聞李子之言欲燃燭而命然也氏爲其而繼

辨若弟泛舟吟序

微雲淡河漢踈雨滴梧桐舉座訝其清絕四更山吐  
月殘夜水明樓識者矜其慧想昔人謂詩有別才別  
解豈盡無見正以鏡花水月超然聲色耳余弟辨若  
自垂髫能爲詩今三十餘年矣刻燭拈鬚語必驚人  
若南遊西遊諸草高者若層巒聳翠深者如幽壑千  
尋秀者如芙蕖映水銛者如干將出匣於是海內風  
雅之士羣奉之爲吟壇詩伯若泗上諸侯乞盟齊晉  
也比余歸里中親友畱至唱噓不已幾爲平地醉鄉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

然猶不廢嘯歌於是有張村泛舟之役得詩八章辨  
若從而和之每讀一章則擲地作金石聲敦與之東  
喧囂之北山川變色草木拱伏會余復將北發辨若  
諸弟姪十餘人觴余于滙景園中余謂今日之會不  
必引商刻羽吹笙鼓簧也雪滿羣山月明千里高吟  
佳句五斗不足爲多矣時客有在座者曰余不能詩  
而能飲且好讀辨若之詩余曰汝能讀辨若之詩則  
不可不與飲遂適然而笑卽書以爲泛舟吟序

嶼舫近草序

人莫不有所好也而或者好爲詩豈學焉而得其性之所近歟自晉唐以來好之者尤衆如陶淵明杜子美李太白白樂天蘇子瞻陸放翁無歲不作無月不作甚或無日不作近日李崆峒王弇州卷帙重大幾至汗牛非耽耽好之而如是乎若余於詩非篤好之者而亦時有作前此嶼舫數卷業出而問世矣庚戌罷作辛亥壬子復稍稍爲之然前此猶在東華十丈塵道上旣而在青門車馬圖中未幾又在水光林影丹碧叢矣是皆不能無作如垂之吟也如籟之鳴也如花之開謝而水之行止也以悅吾心以寄吾况以荅吾友生以紀吾時序若其有合於古人與否則不敢知聊鐫之以貽世之好爲之者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

泛舟吟序

余志癖煙霞性耽山水寄跡金馬每懷蓬戶之思高  
議巖廊不廢嘯歌之事一編窻下原無俗士白丁三  
徑竹間時有文人墨客脫粟布被恥效公孫甕牖繩  
樞雅懷原憲昔讀書於柳庄樸社今醉心於嶠岫沛  
干乃因有事隴丘遂爾策馬原野羣峯吐秀衆壑噴  
奇煙火萬家旣屏帳乎西北平崗環布復逶迤於東  
南山隱隱兮若斷而若連水涓涓兮如衣而如帶稽  
之山海經圖則曰彭水詢諸土人聚落爰號張村於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是彙其支流稍加濬導山無巫峽豈曰灑瀕之堆江  
非漢濱森若彭蠡之澤乃合羊求之友朋聚惠連之  
兄弟龍文千里玉樹紛披方之舟之載游載派笳吹  
疊奏橈楫交加時則上天同雲雨雪連日風起水湧  
濤捲雲飛畫艇逆咽於滄波忽旋忽進蘭棹斜控於  
蘆岸若失若驚桂醕平斟兕觥競進洞簫聲斷佐以  
鼉鼓之音檀板敲殘雜以楓林之響鯉魚白毳味若  
松鱸之腴萊菔紫甜香勝蓴羹之菜不覺眼花落於  
井中布颿如出天上矣或謂續跡輞川之景或謂追

踪赤壁之遊薄金谷之美人銷情粉黛彷彿蘭亭之雅  
事寄志篇章唱予和汝爰賦八章枕石漱流確有盟  
言紅蓼巨瀕永爲佳話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三



華青志篇章印于味必矣隄八章卦下漱流新有盟  
細亦瑩之數載金谷之美人繪韻餘黛詩蘭亭之韻

潮陽殉節輓詩序

叔氏麗榆公少通經術識大義起家桂林別駕歷遷潮州太守多惠政二年之間潮人頌之不幸值兵變逼以僞官不從露刃脅之不屈遂攘其印以去蓋亦念其居官有聲又河朔舊族不忍加害欲從容俟之降耳叔氏曰吾所以隱忍於此者以撥亂反正可約指計耳然不死終不足以明吾志且余豈依阿淟忍苟且求活者哉遂拍案扼吭嘔血而死嗚呼烈矣靈櫟北歸踰嶺嶠之巉巖泛江濤之洶湧間關萬里危

事濟堂文集

卷之四

誦

險千端抵里之日親友哀而輓之積詩百篇弟默彙付劄劂屬余一言以弁之志不忘也余因之有感矣昔晏嬰不降志於白刃南史不屈筆以求存事列史書名垂後世方癸丑甲寅間西南發難延及閩粵一時人心皇惑堅城重鎮皆與逆應徼利之徒類多屈膝受事俛首食息及蕩平之後荷其罪且夫蓋本朝廷寬大之恩仍許錄用中夜以思能無慙然而叔氏則富貴誘之而不貪威武迫之而不懼卒志存霜雪視死如飴若此者又當何如也耶夫公道在人古

今不泯他日必有以其事公言之者則慰貞魂於既逝揚芳烈於將來余且拭目俟之矣

聿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

並謝其感其德來余且拭目俟之矣  
今不泯他日必有以其事公言之者則慰貞魂於既逝揚芳烈於將來余且拭目俟之矣

遺詩碎金序

詩至唐而極盛矣余嘗選唐詩清覽集閱詩迨數十萬首搜討諸家選本亦不下數十部網羅可謂勤矣然而尚不能無遺也若宋元明詩向來竟無善本嘗欲廣覽博採定爲一集而以丹鉛無暇厥志未遂間閱諸書有單什片咏之可取者輒錄之赫蹏曰遺詩碎金夫碎金亦金之體不必萬鈞也遺詩亦詩之用不必全部也於以資刻燭粘鬚之助而發揮性情也又奚不可

董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

文金不頁

不似全濟也

碎金夫

閱諸書

然而尚

萬首

欲廣覽

閱諸書

遺詩碎金序

說杜序

余幼習舉子業不暇事詩自先外祖張公處得杜詩鈔本蓋高邑趙儕鶴先生評本也自是而稍知沈酣其中先子拙菴公復喜讀杜詩有杜陵詩話之集談詩者以爲膾炙云迨讀盧德水杜詩胥鈔及錢虞山杜詩箋註而嘆兩人之膏肓痼疾於杜誠藝苑之樂事也顧自宦遊以後則又不得數數讀杜詩而每讀元微之稱子美之詩服其絕識故詩家有杜則不可無說杜者說之詳而杜之精神見說之深而杜之妙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七

義出正不必專於贊杜諛杜也且杜亦何待贊與諛哉吾友申子鳧盟在舟中十餘日說杜數十帙皆自出手眼非經人道破之語余讀之躍然起曰是殆可與詩話合爲一函而與德水虞山同爲浣花氏之功臣矣鳧盟云杜詩如海終身說之不盡夫今之人說名說利說是非說恩怨此說之難而說之窮也何如說杜之樂而忘憂乎噫鳧盟之言進乎道矣存斯見也卽以之說三百篇可也

披雲居偶吟初集序

長安俗塵膠擾促促如轅下駒朱顏已溜而白日難  
返消索之餘漸成枯槁久矣羅文之埋醫而管城子  
之告老也况聲律一道關係性情所謂樂之苗裔非  
含英咀華逸思超羣豈易窺其堂奧與漢魏質樸近  
古唐人以詩取士若李杜王孟沈宋高岑諸公風騷  
颺起膾炙人口皆以不羈之才終身揣摩故遺響流  
徽陶鑄千載今沾沾動喙摹擬險迹取青媲白標之  
曰詩真醞鷄見哉雖然學邯鄲者失其故步而下里  
垂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

之曲取悅郢中詩豈必工而後作耶况乎窮達有命  
幻化推遷偶有所誌展卷惘然或亦可藉以自致也  
全故蜘蛛之餘及近日偶成者彙而悉付剞劂焉  
昔人曰候時之蟲自鳴自己何與人事余於此殆亦  
有無窮之感也歟

南和吟序

余自厠居政府每愧補袞無能折足莫救坐使風雅  
一道頻年廢置追憶甲午乙未間嘯白雲詠仙跡海  
內同人慕義聞聲唱和成帙會幾日耳已惘然若隔  
世事矣近惟感楊子猶龍之歿作輓詩十二章或比  
之楚騷山鬼或比之迴錦離弦不啻天末涼風殘燈  
無焰之感也迨致政歸來日登丘隴松楸鬱然凄其  
攀泣意有所觸欲形之言而故人搖落又不禁當咏  
而悲當吟而輟矣南和周子茗柯將刻其邑志以邑

謙濟堂文集

卷之四

五九

中十二景詩屬和夫琳瑯在前盛且難繼然余素仰  
止文貞高吟梅賦對景懷人依稀在目遂援筆立和  
如韻庶冀附驥尾而名彰不自知其才之盡也

...

金甕春弁言

近世傳奇咸推臨川湯氏其奇情橫溢麗藻繽紛誠可樂也然而夢中之夢出夢亦夢匆匆半枕咄咄一劍果遂可稱了悟而盡人生大事乎恐終不免於蕉鹿亾羊也客曰金甕春之意則若何余曰叶平仄調宮商論聲調是亦效顰西子學步邯鄲耳而其歌也有思其詠也有懷蓋嘗讀簡兮之詩方萬舞而思及美人優孟之辭假衣冠而懷其賢相故孔子刪詩不廢馬遷作史錄之何者小道可觀談言微中也今第就正禪史所載出之以婉轉之韵抑揚之音中有古人呼之欲出去幻歸真破虛就實於吾人之觀感興起其亦稍有助乎若曰彷彿大雅砥柱狂瀾禪益於風化也則吾豈敢

兼濟堂文集

卷之四

本

